

上中学后我买了红蓝铅笔。这头红,那头蓝,用它在书上划线。不是老师让买的,是自己想买。人长大,自己感觉,自己决定,文化比游戏多了,买一支红蓝铅笔,很有中学生的样子。胸前口袋别一支钢笔也是中学生样子。衣服第一粒纽扣扣好,勒得紧紧的,也是样子。我也不记得第一眼是在哪儿看见这些样子的,反正它们就是成为了我想的样子。

划重点,划自以为的精彩,因为没有读过很多精彩,所以很容易这也划,那也划,划了不少。主要是划那些不是课本的书,我们那时都是人尚少年,已经开始读青年思想修养的书,我是读得很起劲的,那真是相当有精神的样子。划着划着禁不住划下了整整一段,甚至整整一页,而且翻过一页继续划,红彤彤一片!

我只用红的一头划,不用蓝的一头,所以蓝的一头都没有用上,红蓝铅笔成了红铅笔。

不过我划的线都不太直,弯弯曲曲,而且划过以后,也不会真温习,看看重点和精彩,所以划过也就划过了,红线弯弯曲曲在一个个黑字下面冷冷清清,被浪费了。

但是这依然还是一种非同小可的水平,很优美,并不是每个人都用红蓝铅笔划线的!

我初中的同桌是许国南,他一开始没有红蓝铅笔,看见我有红蓝铅笔,过了两天,他也有了。他对我说:“梅子涵,我也买了一支红蓝铅笔。”他的声音很轻,平和的神情里模糊地露出一丝不好意思,像是说:“是看见你有我才买的。”

他的笔盒每天都放在他桌面的左上角,里面还衬着用细小的字抄写的课表。他的铅笔都削得光滑、笔挺,如果铅笔立得住,可以跳笔尖芭蕾舞。红蓝铅笔也削得像芭蕾,两头都削了。

我是削不出芭蕾形象的,无法站在舞台灯光处,非要迈腿跳,也会摔一跤。我的手没有技术,敲根钉子很难笔直不弯,参加航模组,飞机翅膀的木片也被裁得缺了一块,往空中一飞,直接倒栽下来。

许国南问:“蓝的你削啊?”他的语气里有些可惜。他的话很少,我的话也不多,所以我们之间甚至好像没有过一次时间长一些的话,对话,都是三言两语,更多的时候是一言不发。课桌静悄悄,友好静悄悄,我们是被老师派了坐在一起的很友好的静悄悄的同桌。

老师派我们这样坐下,也派每一个名册上的学生坐下,每一个同桌都是一个单纯的安排,每个教室也都是没有事先的故事的。《同桌的你》不是由一个作词作曲的人写出来的,每一个上过学同桌过的人都是作词作曲家,也是歌手,我是其中一个。我现在正在作词,作曲,在无伴奏演唱。

我和许国南也一起出黑板报。那也是谁派的吗?还是我们自己走到黑板面前的呢?好像是自己走到。我们童年、少年时,不是非被指派,而是乐于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最适合抄写黑板报,如脚尖着地,字字轻盈,一排排的工整。我小学时已经抄写大队黑板报。我们三班的黑板报,整整三年,都是我和许国南抄写,所有内容,我们想出和找来,在那个教室外的走廊上,我站在椅子上抄上面的版面,他站在下面抄下面的版面,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四季光影,委婉、温柔地掠过我们的认真、幼稚,我们的脸颊、手臂、后脑勺、生命里外。许国南更是一尘不染的专注,如同他坐于课桌,听课,写作业,目光从不闪烁,四周无闲事,他真是一个全无半点咄咄神情,努力得分外平静、温和的人,少见的优美!

站于黑板前,我们各自赋、比、兴。我们的新少年,我们提前的新青年。还有三位美术同学,毕加索式的大衣,中国画的良生,磨叽来磨叽去假装先锋派的继良,这次你来,下次他,彩色粉笔轮流着他们的“画展”。三班的黑板报一直鲜艳得像模像样。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得有些冷清,没有合影,没有告别,那时,历史正在进行实验,我们都很配合,我们是在自己走过去。许国南的字真划过线的。许国南进了钢铁厂,我去了农场砖瓦厂。他当了上海的劳动模范,我当得很普通的砖瓦工。他当上劳动模范,喜报鲜红地贴在那个有名的钢铁厂的橱窗里,是多么必然。他是一个上班一定上得很好的人!我没有再见过他。历史在进行实验的时候,红蓝铅笔突然被分成了两截,我们突然被人排队,他站在这一队,我只能站在另一队。我记得他偷偷看我的眼神,依然是那么温和,没有浇灭友好,我有些可怜,也有些偏执,对视得还是静悄悄,想说三言两语也没有了机会。又见到他已是很久以后。也见到许多别的同

红蓝铅笔

梅子涵

天那边

绮屏

子涵夜话

王塔

与镜中人对峙

王塔

海边即景

高昌

瘦不下来

潘嘉毅

走路的云

班昭

朱刚

班昭

班昭